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陈燕敏/译

他匍匐在树林里落满松针的褐色土地上，下巴颏儿枕在交叠的双臂间；风从头顶高处的松树梢间呼啸而过。他俯卧的山坡地势稍平，但再往下却很陡。他看到那条柏油大路的黑影蜿蜒地穿过山口。沿路有条小溪，可以望见中、远处溪边的那家锯木厂，坝上的水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白光，倾泻而下。

“那里就是锯木厂？”他问。

“对。”

“我记不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要再往下一点，离山口很远。”
他在林地上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人从他肩后看着他。老人是个矮个子，身穿农民事样的黑罩衣和铁硬的灰裤子，脚上穿着黑皮鞋。因为刚爬上来的缘故，正喘着粗气。他们带了只沉甸甸的背包，他的一只手更搁在其中一只上。

“这么说从这里看不到那座桥了？”

“的确，”老人说，“山口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缓和。再往下，在大路拐进林子看不到的地方，地势就急转而下，有道很深的峡谷——”

“我记得。”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美]海明威 著

陈燕敏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 / (美)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陈燕敏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12
(海明威经典小说集)
ISBN 978-7-5461-2335-6

I. ①丧… II. ①海…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610号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 著 陈燕敏 译

策 划: 英特颂 特约策划: 陆焕峰 责任编辑: 张月阳
特约编辑: 姜瑞清 责任印刷: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营销部电话: 021-56550055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 021-56550779

开本: 880×1270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430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335-6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此书献给玛莎·盖尔霍恩^①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独身自处；
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浪冲走，欧洲就会失掉一块，
如同一个海岬失去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失掉一隅；
任何人的死亡都会使我残缺，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
因此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

^① 玛莎·盖尔霍恩（1908-1998），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1936年年底，她在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旅行时遇见海明威，相同的作家兼新闻记者的身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CONTENT | 目 录

001 第一章	137 第十二章
016 第二章	142 第十三章
032 第三章	160 第十四章
043 第四章	172 第十五章
052 第五章	181 第十六章
057 第六章	195 第十七章
061 第七章	202 第十八章
066 第八章	222 第十九章
078 第九章	230 第二十章
087 第十章	236 第二十一章
116 第十一章	242 第二十二章

250 | 第二十三章

257 | 第二十四章

263 | 第二十五章

269 | 第二十六章

273 | 第二十七章

287 | 第二十八章

292 | 第二十九章

297 | 第三十章

303 | 第三十一章

317 | 第三十二章

321 | 第三十三章

324 | 第三十四章

329 | 第三十五章

332 | 第三十六章

338 | 第三十七章

342 | 第三十八章

351 | 第三十九章

355 | 第四十章

360 | 第四十一章

369 | 第四十二章

385 | 第四十三章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落满松针的褐色土地上，下颚枕在交叠的双臂间，风从头顶高处的松树梢间呼啸而过。他俯卧的山坡地势稍平，但再往下却很陡。他看到那条柏油大路的黑影蜿蜒地穿过山口。沿路有条小溪，可以望见山口远处溪边的那家锯木厂，坝上的水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白光，倾泻而下。

“那里就是锯木厂？”他问。

“对。”

“我记不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要再往下一点，离山口很远。”

他在林地上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人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个子，身穿农民式样的黑罩衣和铁硬的灰裤子，脚上穿着双绳底鞋。因为刚爬上来的缘故，他正喘着粗气。他们带了两只沉甸甸的背包，他的一只手便搁在其中一只上。

“这么说从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的确，”老人说，“山口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缓和。再往下，在大路拐进林子看不到的地方，地势就急转而下，有道很深的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那他们的哨所在哪儿？”

“你看到的那家锯木厂那儿就有个哨所。”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中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转动目镜，直到锯木厂的板壁赫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看到门边有一条木制长凳，敞棚中的圆锯后头积了一大堆木屑，还看到一段用于接收小溪对面山坡上木材的滑槽。望远镜中的小溪清澈而平静，

水坝的水打着漩涡倾泻而下，底下的水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有烟冒出来，”老人说，“晾衣绳上还挂着衣服呢。”

“这些我都看到了，但就是没看到哨兵。”

“大概是躲在阴凉处吧，”老人解释道，“那里现在很热。他可能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有可能。还有一个哨所呢？”

“桥下方。在养路工小棚边，离山口顶端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

“那儿布置了几个人？”他指指锯木厂。

“大概四个，外加一个班长。”

“下面呢？”

“人更多。我会查清楚的。”

“那么桥上呢？”

“一直是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弄到多少？”

“你想要多少，我就带多少来，”老人说，“这一带山里现在不缺人手。”

“有多少？”

“一百多个。不过他们都是小组活动。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完桥面，我再告诉你。”

“你现在就想去勘察？”

“不。现在我想先找个地方把炸药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想把它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可能的话，离桥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的距离。”

“这不难办，”老头说，“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到桥头都是下坡路。不过现在我们去那儿得实实在在地爬一会儿山了。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还是稍后再吃吧。你怎么称呼？我忘了。”忘记名字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

“安塞尔摩，”老人说，“我叫安塞尔摩，是阿维拉省巴尔科城人。那只背包让我来背吧。”

那个年轻人高高瘦瘦，一头金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张脸却饱经风吹日晒，他身穿一件晒得褪色的法兰绒衬衫加一条农民式样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条胳膊穿过背包上的一根皮带圈，把沉重的背包朝

背后一甩。他的衬衫上本来背背包的地方汗水仍未干透。

“我现在都背好了，”他说，“我们怎么去？”

“爬山，”安塞尔摩说。

他们被沉重的背包压弯了腰，汗流浹背地在长满山坡的松树林里稳健地向上爬。年轻人没有发现任何羊肠小道，但他们一直往上爬，绕过前坡，此时他们跨过了一条小溪，老人踩着河床边缘的岩石稳健地走在前面。此刻的山路更陡峭，更难爬，最后溪水似乎是从他们头顶一个平滑的花岗石岩架边缘浇下来的，老人在岩架下边站定，等年轻人跟上来。

“你过得来吗？”

“还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一段陡路，大腿上的肌肉正在抽搐。

“现在在这儿等我。我到前面跟他们打个招呼。你带了那家伙，总不想挨枪子儿吧。”

“就算开玩笑也不想，”年轻人说，“远吗？”

“很近。他们要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年轻人回答。他将背包滑下肩头，轻轻地搁在河床边的两块大圆石中间。

“那就在这儿等着，罗伯托，等我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但你准备沿这条路下去走到桥头吗？”

“不。去桥头那边我们要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也好走。”

“我不想把这玩意藏得离桥太远。”

“你看着办吧。要是不满意，我们再换个地方。”

“那我们就看着办，”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边，目送老人爬上岩架。这看起来并不难爬，只见老人一抓一个准，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不过，爬到上面的人一向都要小心谨慎，不留一点痕迹。

这位名叫罗伯特·乔丹的年轻人饿极了，心里也在犯愁。虽说饿是常有的事，但他却很少犯愁，因为他对自己周遭发生的事向来毫不在意，而且根据他的经验，在这一带展开敌后活动别提有多简单了。只要你有一个好向导，无论是在敌后活动，还是穿越敌人防线，全都易如反掌。你要担心的只有被敌人抓到时，会有什么遭遇，此外就是要会判断谁可信。对于一同工作的人，

你要么就全信，要么就不信，在信任方面你要自己拿主意。这些倒都不叫他犯愁。但别的事就够他烦了。

这个安塞尔摩一直是个好向导，在山上出入自如。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挺能走山路，但从黎明前跟他走到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个老人能把他活活累死。除了判断力外，罗伯特·乔丹能百分百信任安塞尔摩这个人。不过他还没逮机会考验对方的判断力，然而，话说回来，作判断是他的责任才对。不，安塞尔摩并不叫他犯愁，而炸桥的事也并不比别的事难办多少。无论什么样的桥，只要你报得出名字，他都知道怎么炸，无论各种大小和结构他通通炸过。那两个背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装置可以轻而易举地炸掉这座桥，就算它是安塞尔摩所说的两倍也无妨，因为他记得1933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德时候曾经走过这座桥，而且格尔兹前天晚上在埃斯科利亚城外一栋房子的楼上也曾跟他描述过这座桥的情况。

“要炸这座桥根本是小菜一碟，”格尔兹当时边说边用铅笔指着大地图，灯光照在他那有疤的光头上，“懂了吗？”

“嗯，我懂。”

“绝对没问题。单单把桥炸了，就和失败没啥两样。”

“是，将军同志。”

“正确的做法是配合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才是你的权利和正确的做法。”

格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敲了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不发一言。

“你懂了吧，这就是你的权利和正确的做法，”格尔兹继续说，望着他点点头。此刻他用铅笔敲敲地图，“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也正是我们无法完成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格尔兹生气地说，“你都经历过多少次进攻了，还来问我为什么？谁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谁能保证这次进攻不会取消？谁能保证进攻不会推迟？又有谁能保证进攻能在原定计划的六小时内发动成功？有哪次进攻按计划执行过啊？”

“如果是您指挥，就能准时发动进攻，”罗伯特·乔丹说。

“从来就轮不到我指挥，”格尔兹说，“我只是起个头，终归不是我说了算。

炮队不归我管。我必须提出申请。就算他们能够办到，也从来不是我要什么就给什么。这还是最不值一提的。还有别的。你知道那些人的德性。没必要掰碎了讲。总是有障碍。总会有人插一脚。所以你现在绝不能犯迷糊。”

“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发动进攻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增援部队就不能走那条道了。”他用铅笔指了指，“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走不来敌人。”

“那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不过你只能把时间日期当做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进攻发动后你就炸桥。懂了吗？”他用铅笔比划道，

“他们补充增援部队的路就只这么一条。能招来坦克、大炮，甚至是一辆卡车到我们所进攻山口的路也就只此一条。我必须肯定桥被炸掉。不能提前，否则万一进攻推迟，桥就有修好的可能。绝对不行。进攻一发动，桥就要炸掉，我必须保证这一点。岗哨只有两个。跟你去的人刚从那儿回来。他们说，他很可靠。你见了就知道。他在山上人头很熟。你用多少人，就要多少。尽量少用人，够用就行。这些事就不用我关照你了吧？”

“那我凭什么断定进攻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一整个师的兵力发动。先由飞机轰炸打头阵。你又不聋，对吧？”

“那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飞机一扔炸弹，进攻就打响了？”

“你不能老这么死板，”格尔兹边说边摇头，“但这一次，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是我策划的进攻。”

“我懂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可不怎么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怎么喜欢。要是你不想接受，现在就说；要是你觉得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愿意干，”罗伯特·乔丹说，“我会好好干的。”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点，”格尔兹说，“那座桥上不得有任何东西通过。务必要保证这一点。”

“我明白。”

“我不喜欢要求别人用这种方式做这种事，”格尔兹继续说，“我不能命令你这么。我明白，因为我摆出了这些条件，你才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我解释得那么仔细，就是要你明白所有可能面临的苦难，以及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准备怎样向拉格兰哈挺进呢？”

“我们一拿下山口，就着手修桥。这是一场非常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就像以前的那些一样复杂而漂亮。这次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维森特·洛霍这位落魄教授的又一个杰作。这次进攻由我进行，就像以往一样是场兵力不足的较量。即便如此，这次的行动还是很有希望的。对于这次行动，我比以往要乐观得多。只要把桥一毁，就有打胜仗的把握。我们可以直取塞戈维亚。看着，我来给你演示如何进行。看到了吗？我们的进攻目标不是山口顶端，而是要守住那里。我们的目标在远处，看——是这里——就像这种地方——”

“我宁愿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

“也好，”格尔兹说，“这样你到了另一边就可以少些心理负担了，对吧？”

“我倒宁愿永远不知道。那么，不管发生什么，走漏风声的帽子都扣不到我头上。”

“还是不知道的好，”格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炸桥的事你责无旁贷，必须知道，懂吗？”

“是。这我知道。”

“我相信你是知道了，”格尔兹说，“我不再跟你发表什么言论啦。现在我们来喝一杯。讲了那么多，我嘴巴都干死了，霍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语念起来真逗趣儿，霍丹同志。”

“‘格尔兹’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将军同志？”

“霍茨，”格尔兹咧嘴一笑，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就像得了重感冒要吐痰一样。“霍茨，”他嗓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我要是早知道格尔兹在西班牙语里的念法，我就先挑个好听的名字，再来这儿打仗了。我明知道要统领全师，想叫什么名字都行，却偏偏拣了‘霍茨’。‘霍茨将军’。现在想改是晚喽。你喜欢 partizan 这种工作吗？”这是个俄语的专用名词，指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咧嘴一笑，“露天活动对健康非常有益。”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格尔兹说，“他们说你炸桥技术一流。手段很高明。当然这只是听说。我还没亲眼瞧见过你的手艺哩。或许还没到你显身手的时候。你真能炸桥吗？”他这是在逗我。“喝了这杯，”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有炸桥的本事？”

“有时候行。”

“炸这座桥你可不能说什么‘有时候行’啊。算了，我们别谈桥的事了。现在炸桥的事，你应该相当清楚。正因为我们行事谨慎，才能开这么大的玩笑。我说，你在火线另一边姑娘多吗？”

“没有，没时间找姑娘。”

“我不这么认为。任务越没规律，生活也就越没规律。还有，你这头发该理一理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他死也不要剃个跟格尔兹一样的光头。“除了姑娘，我要考虑的东西已经够多啦。”他闷闷地说。

“我该穿哪套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哪套都别穿，”格尔兹说，“你的头理得还行。我是在逗你呢。你跟我很不一样，”格尔兹说着再次斟满了酒杯。

“你思考的绝不仅仅是姑娘。我压根就不思考。干嘛要多想？我是堂堂将军。我从不思考。别像这样骗我动脑筋。”

他的师部的一个属下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他用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冲他大声喊了几句。“闭嘴，”格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玩笑。就是因为那么一本正经，才要开开玩笑。现在喝了这杯就走吧。你懂了吗，呃？”

“懂了，”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他们握了握手，他行了个军礼，出来坐上师部的车，老头儿等着等着已经睡着了。他们坐着那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玛，老人还在睡。车子拐上那瓦塞拉达公路，开进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里睡了三个小时后又继续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格尔兹，他的那张脸白得出奇，仿佛永远晒不黑，鹰眼，大鼻子，薄嘴唇，光头上的皱纹和伤疤交错纵横。明天晚上，他们的人会趁天黑在埃斯科利比亚城外的公路上集结，长长的车队会载着步兵在黑暗中前进，重装的士兵会爬上卡车，机枪排会把枪抬进卡车，坦克车则沿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师部的兵力都将被拉出来，在夜晚行动，好为进攻山口做准备。他不愿想那件事。那与他无关，是格尔兹的任务。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他应该考虑，并且还要理清头绪，随时应付每一桩突发状况，犯愁是要不得的。犯愁和恐惧一样糟糕，只会让事情更难办。

他此时坐在小溪边，注视着岩石间清澈的水流，发现小溪对面有一簇茂

盛的水田芥。他趟过小溪，拔下两把，在水流中把满是泥巴的根洗净，然后回到背包边坐下，嚼着干净爽口的绿叶和略带辣味的脆茎。他在溪边跪下，将系在腰袋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腰后，以防弄湿，他两手各扶在一块大圆石上，俯身去喝溪水。溪水冰凉刺骨。

他两手一撑，直起身来，扭头看到老人正从岩架上爬下来。他还带了一个人，身上也穿着几乎堪称这一带的制服——农民式样的黑罩衣加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背上扛了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他们两人像山羊般敏捷地爬下巨石。

他们走上前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扛卡宾枪的人说着并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看着他那张满是胡茬的臃肿脸庞。这张脸差不多就是圆的，脑袋也是圆的，下面紧接着就是肩膀。眼睛生得挺小，分得很开，耳朵也小小的，紧贴在脑袋上。他体格粗壮，约有五英尺高，手大脚大。他的鼻梁骨断过，嘴角一边被割开过，从上唇一直划到下颚的刀疤在满脸的胡茬中显露出来。

老人对此人点点头，笑了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咧嘴一笑，接着屈曲双臂，好像要让肌肉鼓起来似的，半带嘲讽地仰望着这个扛卡宾枪的人。“真是身强力壮啊！”

“我看得出来，”罗伯特·乔丹说着又一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样貌，内心没有一丝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吗？”扛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子的安全别针打开，从法兰绒衬衫左胸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那人，那人将纸展开，怀疑地看了看，拿在手上颠过来倒过去。

原来他不识字，罗伯特·乔丹注意到。

“看那个图章，”他说。

老人指指图章，那个扛卡宾枪的边琢磨边用手指捏来捏去。

“那是什么图章？”

“你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处的，另一

个是总参谋部的。”

“是的，那个图章我以前见过。不过这里是我说了算，”对方闷闷地说，“你背包里放了什么？”

“炸药，”老人骄傲地说，“昨晚我们趁黑穿过了火线，今天一天我们都在背着炸药爬山。”

“炸药我能用得上，”扛卡宾枪的说。他把那张纸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是的。炸药能派上用场。你给我带来多少？”

“炸药不是给你用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这炸药另有用途。你叫什么名字？”

“你犯得着问吗？”

“他叫巴勃罗，”老人说。扛卡宾枪的闷闷不乐地看着他们俩。

“好。我听过很多夸你好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都听说我什么了？”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出色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忠心，是个严肃谨慎的人。我谨代表参谋部向你致以问候。”

“这些你都从哪儿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对奉承完全免疫。

“从布衣特拉格到埃斯科利亚，一路上人们都这么说。”他说，把火线另一边所有的地区都包括了进去。

“布衣特拉格也好，埃斯科利亚也好，我都没有熟人，”巴勃罗告诉他。

“山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之前都不住那儿。你是哪儿的人？”

“阿维拉省人。炸药你要派什么用？”

“炸桥用。”

“什么桥？”

“这是我的事。”

“只要桥在这块地区，就关我的事。你不可能在自家门口炸桥。你住在一个地方，就只能去另一块地方活动。我清楚自己的事。作为一个待了一年现在还活着的人，我清楚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你愿意替我们拿背包吗？”

“不行，”巴勃罗摇摇头。

老人突然转向他，用一种勉强才能听懂的方言生气地对他飞快地说了几句。就像是在朗诵作家克维多的诗。安塞尔摩说的是古卡斯蒂尔语，大意是这样的：“你是野兽吗？是的。是畜生吗？是，经常是。你有脑袋吗？没有。一点都没有。现在我们要干的事性命交关，可你呢，只想自己住的地方不受牵连，把你的狐狸洞看得比大众利益还重。比你同胞的利益还要紧。我他妈的操你老子的。我他妈的操你的。给我把包拿起来。”

巴勃罗低下头。

“人人都要按照实际情况做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住在这里，活动就得在塞戈维亚以外。要是在这里捅出娄子，我们就得离开这片山区逃命去了。这就是当狐狸的原则。”

“是啊，”安塞尔摩愤恨地说，“这是当狐狸的原则，可我们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知道他肯定会拿起背包的。”

“嗨。嗨……”安塞尔摩看着他，“你比我更像狼，我都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摇摇头。

“你真有那么大年纪了？”他问，确定眼下相安无事了，便想把气氛搞轻松些。

“到七月份就六十八了。”

“要是我们能活到那个个月就好了，”巴勃罗说，“我来替你拿包，”他对他说，“另外一个给这老头儿。”他现在说话的口气不再阴沉，但几乎是忧伤的。“这老头儿力大无穷呢。”

“那只我来背，”他说。

“不用，”老头儿说，“让那个身强力壮的来背好啦。”

“我背就我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闷闷不乐中吐露着一丝忧伤，让他不安起来。他懂得这种忧伤，而在这里看到令他担忧。

“那卡宾枪交给我，”他说。巴勃罗把枪交给他时，他把枪往背后一甩。那两人在他前面开道，他们艰难地爬着，用力攀上花岗岩岩架，翻过壁顶，来到林间一片绿色的空地上。

他们沿着这片小草地的边缘走着，他此时身上没包，大步流星地走着，摆脱了沉重汗湿的重负后，肩头换成了硬邦邦的卡宾枪，令人舒心悦。他注意到有几处草地被啃食过，地上还有钉过马桩的痕迹。草地上有一条小径，他看得出是牵马到溪边饮水形成的，此外还有几匹马刚拉的马粪。他想：他

们是晚上把马拴在这里吃草，白天就藏到树林里。不知道巴勃罗有几匹马？

他想起无意中看到过巴勃罗裤子的膝盖和大腿那片像抹了肥皂一样滑得发亮，心想不知道他骑马穿的是马靴呢还是那种麻鞋。他肯定有一大套装备。他想，我可不喜欢他那抹忧伤。那种忧伤很不好。那是人要半途而废或者背叛战友前流露出的忧伤，是出卖他人前才会显露的忧伤。

他们前面的林子里，有匹马在嘶鸣，褐色的松树树干间，只有几缕阳光从他们头顶几乎合拢的茂密树梢间透进来。他望见有人将绳子绕在树干上围成一个马栏。他们走近时，马头都朝向他们，马鞍都堆在马栏外的一棵树下，上面盖了块油布。

他们走上前去，背包的两人停下脚步，罗伯特·乔丹知道这是在暗示他对马美言几句。

“真好，”他说，“它们很漂亮。”他转向巴勃罗，“你这支骑兵队样样不缺。”

绳子绕成的马栏里有五匹马：三匹深棕色的，一匹栗色的，还有一匹鹿皮色的。罗伯特·乔丹先将它们集体打量了一番，然后仔细地地区分色泽，最后才逐一审视。巴勃罗和安塞尔摩都知道它们有多好。巴勃罗此时骄傲地站着，脸上的忧伤少了几分，关切地注视着马儿，而老人表现得就像这些都是由他顷刻间亲手创造出来的伟大奇迹一般。

“你觉得它们怎么样？”他问。

“这些马都是我寻来的，”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到他得意的口气，暗自好笑。

“那一匹，”罗伯特·乔丹边说边指着一匹深棕色的马，那匹大种马前额有一块白斑，单单左前脚是白色的，“很出色。”

那匹马很漂亮，看起来就像是从画家维拉斯开兹的画卷里走出来的一样。

“它们都是好马，”巴勃罗说，“你懂马？”

“懂。”

“那可不好，”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一匹有瑕疵吗？”

罗伯特·乔丹明白现在这个目不识丁的人是在检验自己的证件。

马儿仍旧抬头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围绕马栏的两股绳子间钻入，拍了拍鹿皮色那匹马的屁股。他往绳栏上一靠，注视着马儿在栏里兜圈子，挺直腰板又看了一会儿，等它们停步了，才屈身从绳底下钻出来。